



舰队在远方

● 季阳林著

海潮出版社



● JIANDUI ZAIYUANFANG JIYANGLIN ZHU

舰队在远方

海军政治委员魏金山中将题



责任编辑 陈 群

封面设计 秦文清

舰队在远方

李阳林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285 千字

199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 ※

ISBN7-80054-422-2/I·101

定价:7.90 元

目 录

水下骄子	(1)
昂起的头颅	(18)
海军副参谋长	(68)
舰队在远方	(113)
君子兰	(144)
深山男子汉	(162)
在历史的古航道上	(171)
榴研书屋	(183)
本色人生	(217)
两个赛艇女兵	(233)
八队纪事	(249)
人生的辉煌	(266)
天兵天将	(271)
海军法律顾问处	(280)
白云深处	(334)
战友情	(338)

海军武官	(349)
大海进行曲	(357)
地球第三极的水兵	(372)
蓝色的梦	(395)
关于典型的巩固与提高	(420)
——代《后记》	

水下骄子

一架银灰色的波音 747 客机，离开美丽的首都机场，平稳地爬上了万米高空。宽敞、舒适、豪华的机舱里，飘逸着一股浓郁的香水气味。如同进入一个国际社会。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语言。

舷窗旁，一位身穿藏青色西装、系着紫红色领带的五十多岁的乘客，不，准确地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考察团的成员。他不住地向窗外引颈眺望。万米之下，是一片辽阔的大地，湛蓝湛蓝的海。他仿佛在寻觅，想能见到一艘军舰，祖国的军舰；一艘潜艇，祖国的潜艇……

他叫杨赞援，名不经传。可是他的家庭却是“文人世家”。祖父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校长，父亲大学毕业。两个姑姑也为文，一个大作家杨沫，另一个是名演员白杨。“书香门第续书香”。三代单传的杨家，多么希望祖辈为文的基因在杨赞援身上充分体现。然而，他是家庭里飞出的音符，溢出的浪花。他

从了武，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是——鱼雷和潜艇。

一张照片把大家炸晕了。冲击波消逝之后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战栗

5月。海上协同作战演习。这是一场钢与铁的较量，智慧与力量的抗衡，一场角逐激烈的“海战”！

潜艇，依靠水下隐蔽的优势，悄悄接“敌”运动。它选择最佳方位，迅速计算出攻击要素。刹那间，一枚枚曳光闪烁的鱼雷脱管而出，准确命中目标。刚调任海军司令部潜艇部鱼雷业务长的杨赞援一拍大腿，旁若无人地叫道：“棒！干得太棒了！”

他象一张鼓满海风的帆，轻轻松松地驶回海司机关。想不到，作战部副部长阴沉着脸，走到他身旁，小声说：“你跟我来一下。”

杨赞援感到气氛不对。进了作战部值班室，更感到那儿的空气异样的紧张。副部长递过一张六寸大的黑白照片，当中有一个黑影。模模糊糊的，象一柄纺锤，又象一条鱼。

“你仔细看看，这黑影是什么？”副部长的语调里夹着一股冷气。

一片寂然。

本来个头不高的杨赞援此刻显得更矮小，他那宽阔的前额，此时也黯然无光，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不用说，一张照片把他难住了。

黑影在他的瞳孔里放大，再放大，支吾道：“不象鱼，鱼没有这么大。”

“那是什么?”

“……”杨赞援重新打量着那张照片。霎地，脑间闪现出一个红色的信号，他看清楚了。

“这……这是我们的潜艇。”声音，小得可怜。

原来，这次海上演习，潜艇隐蔽不力，被“敌”机从空中透视发现了，并拍摄了这张照片。

一张照片如同一枚炸弹，把大家炸晕了。冲击波消逝之后，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战栗。

1942年，德国两艘潜艇前往纽约港，被美国飞机发现，未到港就被击沉。

1943年7月20日至8月1日，德国潜艇在比斯开湾被英国飞机发现，一下子就击沉了十艘。德国被迫于8月2日停止向外派出潜艇作战。

1971年12月3日，巴基斯坦的“抗击异教徒英雄号”潜艇在孟买湾被印度空军发现，旋即被“库尔卡”号护卫舰击沉。

……

潜艇不能有效地隐蔽自己，战时必将艇毁人亡，葬身海底！杨赞援沉默了。军人的责任感，革命的事业心，往事与现实，万千思绪象大海的波涛，猛然在他心中翻腾起来。

1951年底，海军第一指挥学校。虽然正是隆冬，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依然春意融融。杨赞援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教员讲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天津……一百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绝大部分是从海上打进来的。海防，在国防中地位多么重要啊！杨赞援听着听着，心里便萌生了一个信念：誓为建设强大的海

防奋斗终身!为此,只有高中一年级文化基础的他,刻苦学完了大学课程。1954年毕业后,杨赞援上了潜艇,当了鱼雷长。他不愿当个普普通通的鱼雷长。有文化的人与没有文化的人想法就是不一样。他要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筑起水下长城,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来!

过去,潜艇上填装鱼雷,都从升降口往艇内装,时间长,消耗体力大,这不是个办法!他要对这种传统的装雷方法进行改革。于是,他和一位军代表着手进行改装试验。几经努力,终于把原来几百公斤重的装雷工具,简化成一个支架和一根轴,使装雷效率成倍提高。这事,受到了当时海军罗舜初副司令员的赞赏,并立即推广。直至今日,海军所有常规潜艇仍采用这种装雷方法。

六十年代初,杨赞援调到某潜艇支队任鱼雷业务长。他又订了个计划,每年搞十项试验。上任的第一年,他就取得了累累硕果:鱼雷气压保证试验、鱼雷航向保证试验、潜艇远航时鱼雷技术指标变化试验等等。北方的潜艇,在寒冬装载鱼雷时,根据条令规定要采取防冻措施。不仅费时费力,还影响鱼雷性能。杨赞援和战友们在那寒冷的冬夜,进行鱼雷冰冻试验,取得了重要结论:北方寒冷地区的潜艇,在半小时内装载鱼雷,不需采取任何防冻措施。这一试验结果被部队广泛采用。

文化大革命中,杨赞援因两个姑姑是所谓“黑线人物”,被贴了大字报,哪派群众组织也未参加。可他并不消沉,更不逍遥。

正当那些造反派扯起嗓门无休止地争吵,挽起袖子打派仗的时候,杨赞援默默乘小艇出海进行某水道布雷封锁试验。

这是叶帅交下的硬任务啊!

1965年8月,军委叶剑英副主席视察海军部队,指示海军搞好某水道的封锁,防御敌人从海上突然袭击。基地一位副司令把封锁水道布雷试验的任务交给了杨赞援,对他说:“只要你完成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个重要的历史使命!”

这个水道水深流急,长期成了布雷禁区。杨赞援想:不闯、不冒险,哪来的成功?他乘小艇,到水道的急流区,测流速,查海底,试水雷抓力,考核各种水雷战斗服役期。一出海就是几天、十几天,累得胃出血……谁料到,负责这场试验的领导被揪斗批判了,没有人再向他提任务,也没有人再支持他的工作。甚至,某些人还指责他“不突出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硬让他进了“五七”干校。

在干校,杨赞援望不到大海,看不到潜艇,整天干挖地、插秧、捕鱼、割芦苇的活儿。想干的不让干,不想干的硬叫干,这是最严厉的惩罚。他痛苦极了。

在干校—呆就是半年。回到部队,不管有人支持无人支持,他仍然我行我素,执着地坚持出海搞试验。不论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照干不误。十四个月里他在海上颠簸了二百天,终于摸到了某水道底质和流向流速特点,检验了新型水雷,掌握了有关作战参数,胜利完成了封锁某水道布雷试验任务。

人们着实祝福了一番。谁都清楚,杨赞援的苦劳最多,功劳最大。可是那时的组织,顾不上给他个人记功。他一点也不计较。有道是,虚荣的人眼睛只是盯住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心里注重的却是革命的事业。他唯一盼望的是早点结束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盼望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放开手脚干他的事

业。

云罅大开。阴霾终于消散了。然而，落后的局面，令人不能乐观的现象仍然如同一块铅，沉甸甸地压在杨赞援的心头。已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了，发达国家的海军用上了先进装备先进技术，可我们，唉！演习中，潜艇隐蔽不力，竟被飞机从空中拍下照片……

杨赞援怎能不战栗呢？

他怔怔地看着那位脸色冷峻的副部长。

渐渐，副部长的神态平和起来，目光里流溢出一股信赖，一种寄托。

杨赞援明白。显然，上级已经把潜艇隐蔽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且刻不容缓。今天找他来，是给他压担子呀！

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不是三朝两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地，要一垄一垄地耕；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也要一仗一仗地打。但要打仗，光靠杨赞援一人不行，他需要通力合作，也需要时间。何况，他眼下正全身心地投入在另一项重大改革之中，分不开心抽不开身呀！

为了不使上级失望，他答应那位副部长，等把潜艇布雷和试用自导鱼雷两座碉堡攻下来，他就集中精力研究潜艇隐蔽攻击，非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可！

“不能躺下，躺下就站不起来了！”

他牢记学员队长的话

杨赞援早就盼望的自导鱼雷，有关部门终于研制成功了。

自导鱼雷是水中的导弹，可以自动跟踪目标。并且具有射距远、无航迹、命中率高等优点。广泛使用自导鱼雷，将使潜艇部队战斗力起质的变化。

既然如此，怎不尽快装备？

唉！谈何容易呀。当时自导鱼雷还未定型，还没列入编制，部队没有技术人员，没有检修场所，没有所需设备，人们对它的先进性不够了解，缺乏试用的积极性。杨赞援不得不在潜艇部队四处游说。他碰到一大堆困难，仿佛面前有一堵抗震系数极高的橡皮墙，任你呐喊、呼吁，它岿然不晃，无动于衷。

总算有一位舰队副司令员同情他。可那副司令员对年近五十的杨赞援，却这样说：“小杨，现在什么条件也没有，你抓自导鱼雷干什么？”

没有什么比领导不理解更深切地灼痛一个下级的心了。你说我抓自导鱼雷干什么？条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遇到困难，坐等条件，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杨赞援的心里充满了愤懑，也充满了一股非要攀援向上的犟劲。

他要实践自己的誓言，在鱼雷专业上干一番事业。虽然没有条件，但有宝贵的一个字——闯！仿佛一股涧水，越被阻挡，越是激昂鸣响，越是奔腾向前。

杨赞援决心亲自抓好试用，以典型示范的办法，吸引部队使用新武器。

他来到某潜艇支队，坚定地说：“技术工作我抓，出了问题我负责，请你们支持配合。”

自导鱼雷射击试验终于开始了。他又到处找援助。发出信件，又拿起电话，从这个单位跑到那个单位；走出这个办公室

又跨入另一个办公室，惊诧的目光，冷冷的面孔，冰冰的话……

…

他象着了魔似的，使出浑身解数，摸爬滚打，广找门路。

总算四个火车皮的自导鱼雷和有关器材运到了。测试。检修。组装。

他指望某基地派三名技术骨干帮助。人是来了。小伙子一个个胖乎乎，挺可爱。可惜，技术都不怎么的。其中一名是新兵，小学还未毕业，只会加减，不会乘除……

月底，一个营房干部找到杨赞援：“咱们把房费算算吧。”

“什么房费？”

“你们住的房子啊！”

“我们住的部队营房。又不是招待所，怎么还收费？”

“住房不交钱，你们试验经费干什么？”

“我们哪有试验经费？！”

杨赞援没有办法，只得拿出宝贵时间，跟他们磨嘴皮打报告，层层请示……

试用自导鱼雷，需要给电瓶充电。自己解决不了，就到二十里外求援。人家伸手就要一千元现金。少一分也甭想把充好的电瓶挪动一步。亏他们还是兄弟单位，同属于海军……嘿！

无法排斥心中的愤懑，只好望空长叹。

黄昏。夕阳的余辉，横涂竖抹在广漠的天空。杨赞援的思绪纷乱了。

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忍受别人的冷脸、白眼！我为什么要象叫化子一样，到处给人家说好话、陪笑脸……

本来，只要自己想得开，海司潜艇部的鱼雷业务长倒也省心。上有部长、参谋长、海军首长，下有舰队、基地、支队层层领导。他根据首长的意图，订订计划，发发指示，督促督促，检查检查，只要不捅漏子，不犯错误，管保提升少不了，定职不会低。上班八小时，下班干家务，多自在！搞自导鱼雷射击试验，上级没派任务，没有基本条件，何必主动揽差事，担风险？他扑通一声，跌坐在沙发上。浑身瘫软，真想躺下！

躺下？猛地，他想起了过去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陷落，市民纷纷背井离城。幼小的杨赞援随父母、大姑杨沫逃到上海，不久又随父母逃到重庆，找到了三姑白杨。一天，家里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姑姑叫他出去玩，让妈妈在外边放风。后来他才知道，其中一个客人就是周恩来同志，是来鼓励白杨团结文艺界人士，演进步戏剧，宣传民众，参加抗日的。从此，小小年纪的杨赞援知道了世界上有“革命”二字，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白杨家一下子添了三口，经济很拮据。她看小赞援伶俐可爱，扮相亦佳，也为挣点钱糊口，便把七八岁的杨赞援带上了舞台，演小叫化子。杨赞援白天上学，晚上和姑姑同台演戏，多累呀！可姑姑总是这样说：“再累，也不能躺下！”

不能躺下！他的耳畔仿佛响起一片锣鼓声。抗美援朝那年，在北京妇联宣传部的大姑杨沫，动员杨赞援参军，送他进了海军第一指挥学校。学员队长是个十分严格的人，处处按条令要求大家。

海上风狂浪涌，军舰激烈颠簸。实习的学员哗哗呕吐。先吐食物，后吐黄水。都吐光了，就吐血水。大家心慌腿软，多

想躺一躺。

“不许躺下，躺下就站不起来了！”这是队长的命令和告诫，严厉中带着一股关怀。

杨赞援坚持着，一年，两年，三年……他战胜了狂风恶浪，战胜了晕船呕吐，成了一个称职的水兵。

今天，也不能躺下呀！躺下，就站不起来了；躺下，自己多年苦苦追求的理想就实现不了了。杨赞援忘记了委屈与苦恼，第二天干得更欢。

盛夏。灼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空气干燥得一点就着。树叶蔫了，知了叫得山响。杨赞援和二十多名干部战士汗流夹背，噙着口水地喊着号子，搬运器材，组装测试自导鱼雷。

月亮挤走了太阳，忙碌一天的战士进入梦乡。杨赞援仍伏在桌子上写啊，算啊。

他太累了，累得尿血。清瘦的脸面，一片苍白。

“何苦呢？”一位战友好心劝他。

杨赞援感激他们的关怀，但没有听从战友的规劝；反而给战友讲了一个故事——

古时候，皇宫要一个美丽的莲花瓶。窑匠们怎么烧也烧不出来。官府要他们的头。后来，窑匠的女儿听说人跳进去才行，就纵身跳进了窑。果然，稀世珍宝大莲花瓶烧出来了。

他的故事太通俗易懂了。这等于告诉战友，为了把自导鱼雷射击训练试验搞成功，早日提高潜艇部队战斗力，他杨赞援愿做一个跳窑人。

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杨赞援和同志们忘我苦干，把成千的自导鱼雷零部件调试组装完毕，每个作业手都熟练掌握了有关技术。第一次在海上发射试验，取得了成功。

明天正式表演能成功吗？这可是示范推动全局的关键一着啊！夜晚，小风拂面，飘来桂花清香，沁人心脾。大自然是多么美好，多么和谐。但杨赞援无心欣赏这些，站在小山坡上仰头观天。乌云聚拢，他的心一揪；云散星闪，他的心一热。杨赞援一夜没有合眼，预测气象，期待着明天。

基地首长来了。

舰队首长来了。

海军首长来了。

潜艇部队的干部战士也来了。

8月9日，上午9时。自导鱼雷海上试用射击表演开始。口令下达后，大家都注视着海面。突然，目标舰下方显示出一大片墨绿色的染色剂。倾刻，自导鱼雷在舰体附近跃出水面。两次发射，都准确命中。人们雀跃，呼声雷动。当时的海军副参谋长张序三握着杨赞援的手，激动地说：“真想不到，条件这么差，你们把自导鱼雷首次试用搞成功，我感谢你们啊！”

从此，自导鱼雷射击训练在海军潜艇部队推广开了。

可谁相信，杨赞援搞自导鱼雷射击试验，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啊！

儿子留下了他喜爱的照像机

也给他留下了对人生的回味

1982年夏，东海舰队第一次搞自导鱼雷射击训练，杨赞援赶来指导。他到潜艇一个岗位一个岗位检查，提出要求。又到岸上和同志们一起作发射准备。在检修所，他弯着身子，手拿仪表，对自导鱼雷有关数据作最后一次测试。大红色的自导鱼雷，映红了他安详的面庞，在他面前展现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代国产先进武器，将射向来犯之敌，保卫着祖国的万里海疆，保卫着亿万人民的和平生活。每当他这样想着，嘴角就浮起一丝笑纹，象是祝福战士们射击训练成功，祝福祖国海防的强大。

这时，有个同志跑来对他说：“杨业务长，有你的电话，快去接。”电话是机关的战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里说：你孩子病情恶化，希望你回来照料。杨赞援只觉得心里“蓦”地一沉，仿佛落入了深渊。孩子是他的命，他的希望，但他尽的心意却很少。

1954年，杨赞援大学毕业时，和立志搞鱼雷专业的学友誓约：将来给孩子取名，都要带一个“雷”字。后来他有了孩子，就叫杨京雷、杨晓雷。这一个个响亮的雷字，既包含了他对事业的希冀，也深深浸透了父爱。

1960年，大孩子京雷出生时，伊拉克正闹革命，帝国主义蠢蠢欲动，国际形势紧张。他忙着战备工作，没有回家。妻子分娩三天后，就自己洗尿布、做饭。八个月后，孩子呀呀学语了，他才回家探望。

孩子上小学时，经常脖子上挂个钥匙，自己做饭吃。后来孩子到内蒙古插队两年多，他也未能去看一次。

1979年，京雷患了脑癌，杨赞援和妻子千方百计挽救他